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四十二回 僂敗將禍及三王 蠱謠言謀生一劍

先說公孫大娘三女一童，共坐了四輪車來到濟南，逕詣帝師闕下。滿釋奴即與轉達，聶隱娘如飛出迎，引見月君。公孫大娘稽首畢，范飛娘與女秀才率領童子，一齊拜謁，月君亦命扶起。二劍仙分左、右坐下，飛娘、女秀才與童子並皆賜坐。月君謝了公孫大娘，詢及范飛娘、女秀才及童子等始末，公孫大娘代述一遍。月君道：「聞名久矣，今日幸得賁臨，匡襄不逮，孤之幸也。」對范飛娘細視月君儀表，真有餐霞之氣，吸露之神，自己不覺形穢，暗暗歎服。

那時建文行殿將已告竣，高軍師班師，亦經回闕。月君諭令：會同文武諸臣前去青州恭迎帝駕，遷都新闕。又與二劍仙商議親往迎駕事情。公孫大娘毅然道：「帝師削平天下，舉而授之建文則可；若以北面之禮迎而事之則不可。建文一日不到，則帝師生殺在手，自為至尊；若復國之後，帝師與我等飄然高舉，邀游海島，豈肯戀戀於塵埃富貴中哉？即某等為帝師而來，為帝師之侍從則可，為建文之臣妾則不可。今若一往迎之，我等皆須朝過。故今日之主意，在討逆賊以正君臣之分，為彼忠臣義士吐氣揚眉，俾得復奉故主。是率天下而臣建文，非我等並受建文之爵而為之臣也。斷斷乎不可往迎！帝師以為何如？」

聶隱娘大聽其說，月君嘿然。正值青州有大臣公疏並呂軍師奏捷疏，一時俱到。月君覽公疏，乃是李希顏、王璉趙天泰等聯名具奏，大意說：「帝師乃上界金仙，為太祖高皇帝討賊安民，與建文皇帝原無君臣之分，以此群臣公議奉為帝師。師無迎弟子之體，無煩降駕」云云。月君以示二位劍仙，說：「此意出自建文舊臣，方為至公；若孤家傲然自行，即謂之私。《國策》有云：『其母言之，不失為賢母；其妻妾言之，則為妒婦矣。』」二劍仙皆大笑。月君云：「孤即不去，不可無代者。」時呂軍師班師尚在中途，即令馬靈前去傳命，代帝師往迎鑾輿。

於建文五年十二月十五日，建文皇帝籙簿自青州啟行。一路士民皆來瞻仰畫圖聖容，拜呼萬歲。卓孝、盧敏政、林又玄等皆自兗州星夜前來接駕。又有舊臣六人、殉難臣子弟三人、不期而在途次迎接帝駕者，列名於左：一、原任兵部侍郎金焦，一、原任翰林院檢討王資，一、原任大理寺卿劉仲。

此三人是扈從帝在神樂觀分散的。

一、原任工部詩郎王直，

一、原任兵部郎中何洲。

此二人是帝祝髮後在大內分散的。

一、殉難監察御史鄭公智之子名珩，

一、勤王徽州府太守陳彥回之弟名困，

一、殉難宗人府經歷宋徽之子名揆，

一、原內宮太監周要

以上舊臣，向來追求行在不得，今接見聖容，與扈從諸舊臣及殉難子弟，一時悲喜交集。及至濟南新都，城內城外，各處結彩焚香；士庶老幼，夾道跪迎，高呼震地。昔賢有詩二首為證：

闔闔新行殿，森嚴羽騎來。千宮遵豹尾，萬乘御龍媒。

位號《春秋》正，山河禮樂開。金仙為定鼎，兆庶詠康哉。

其二

鑾駕雖虛位，群靈皆扈從。春融齊水雪，日麗岱雲峰。

九陌回仙仗，千門入袞龍。百官皆俊士，儼對聖人容。

建文六年正月朔，文、武百官聯班朝賀，莫不肅然祇敬，如對天顏。嵩呼舞蹈既畢，就相率至帝師闕下請朝。月君再辭不獲，方御正殿，真個胡然而天，胡然而帝。戴的南嶽夫人所貢藍田碧玉金鳳冲天冠，前後垂十二道珠旒；穿的是天孫所賜混元一炁無縫天衣，有百千萬道霞光藻彩；腰圍漢玉雕成九龍吐珠雙螭銜鉤帶，下係紫電裙，蓋著龍女制成自然錦袍靴。座上掛起非煙鮫綃雲龍帳，四角中央懸夜明珠五顆，光輝燦爛，如日月射人。左右列素女四人：二位擎著通明集毳鳳尾扇，一位執龍髯拂，一位執天生成伽楠香如意。劍仙二位，分立殿下。女秀才鳴贊，行八拜禮，禮畢趨出。

越三日，召群臣至闕賜宴。發詔書二道，一道：「蠲免東昌、臨清，兗郡、沂、濟二州建文六年夏稅、秋糧。」一道是赦書：「除強盜、人命、十惡及貪污官吏外，贓罪一並赦宥。」

又兩道赦書：一特授景星為都僉憲御史，開府沂州，督理軍務，控制淮南地方；一特授司韜為僉憲御史，開府臨清州，贊理軍務，控制燕南地方。又除金焦為大司馬，何洲為少司馬，劉仲為黃門尚書，黃直為少冢宰，王資為少宗伯，卓孝等皆拜爵有差，周恕為秉筆太監。又命周文獻、張彤巡歷各屬，賑濟乾獨，萬姓莫不悅服。

這個信息報到北京，燕王這一驚非校召集群僚計議，楊士奇奏道：「以臣愚見，莫如招撫。此寇聳動人心，不過借名建文；愚民無知，遂為惶惑。莫若發詔明誥天下，使兆庶咸知陛下之宜承大統；然後招其餘黨，先有降者，爵之以官，以示顯榮。莫非高皇帝之赤子，豈肯從賊倡亂乎？如此，則其勢自潰矣。」金幼孜、胡靖同奏道：「不可。此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也。彼寇係是女人，自料雖降，亦難受職；且奸黨之子孫多在於彼，自料罪重，雖赦難保，豈肯延頸來降？」語未竟，楊士奇折之曰：「這正是我招降絕妙之機括。凡當日迎陛下與拒陛下者，總屬本朝臣子，只因見理不明，視為二姓革命，所以意見各異；推原其心，皆在社稷，高皇帝之所不忍棄絕者。陛下誠能有其已死，錄其後人，則天下咸服，何況此寇耶！」燕王聽了，心中已有不悅。金幼孜與胡靖又奏道：「陛下既戮其前人，是罪在不赦；今又爵其後人，則刑賞皆失。況陛下天縱神武，威靈赫濯，何難殲此小丑？安可示之膽怯哉？」燕王遂叱退楊士奇，謂諸臣道：「這皆是柳升之罪。朕以十萬雄兵付之，竟至全軍覆沒，養成賊勢。諸將皆沒於王事，彼何為而獨生？」

明係玩師失律。」李景隆奏：「誠如聖諭，柳升既敗之後，自宜赴闕待罪，乃敢借名練兵，遠避德州。幸而妖寇素懼天威，不敢深入，若乘勝長驅，是柳升竟為寇之嚮導矣。」燕王發怒，即發校尉鎖拿柳升，並梁明、鍾祥等，坐以玩寇喪師，並繫於獄。隨命庶子高煦督率部屬，駐守德州。

李景隆深為得計，一日乘機密奏道：「建文之弟吳王允火通、衛王允火堅，徐王允熙，素與柳升情密，今聞私下怨謗，恐有逆謀，不可不慮。」燕王心內久矣要害三王，假意說他們事跡未彰，不便即加誅戮。景隆又奏：「臣有一計，可以使三王次第自死；仍以禮葬之，則神鬼不能測也。燕王問：「是何計？」

景隆袖內取出一小摺遞上，內開三個藥方：一壓心丸，用二錢研入松茗。一焦肉蠱，用一匙入酒。一孕鰲膏，用五錢入湯或入羹。

燕王看了，問：「是怎說？」景隆奏：「壓心丸，就是丞相胡惟庸害誠意伯劉基的。服後數日，胸中如有一塊小石壓下心去。劉基到臨死，方悟服了胡惟庸之藥。而今研入松茗，用以入心為引導，其效更捷。焦肉蠱，其方出自黔黎，只用少許調入酒中吃下，不幾日，其人如生疥癩，遍身發癢，癢到極處，要人將竹片每日敲打，漸至皮膚肌肉，枯焦零落，如枯死樹皮一般而死。第三方孕鰲膏，用以入湯，鮮美異常。七日之內，腹中生出小鰲，不出一月，都在五臟中鑽鬧，盡出七竅而死。」

三王各用一方，豈不巧極？」

燕王道：「太狠毒些。」景隆道：「陛下殺人不難，要殺人而使人不知為難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是陰毒。」隨又獻出前藥三丸，燕王疑心，便問：「怎有修合現成的？」景隆又道：「近日有個異人來謁臣，言與青州妖婦祈兩門法，結下深仇，今願為國家出力，平此妖寇，彼亦得報私怨。所以獻此三方，先清了肘腋之患，是取信於陛下的微誠，其葫蘆內只有此三丸，是臣親驗過的。」燕王道：「且看他藥有效否。」隨擇於花朝，大宴宗室及在延百官，令三王自坐一席，山珍海錯，次第雜陳。

吳王服的粉湯，是調入孕驚膏的；衛王飲的茶，是研入壓心丸的；徐王吃的酒，是滲入焦肉蟲的。到晚宴畢，謝恩各散。數日之間，三王俱得了奇效。燕王假意兩、三番遣內官去省視。

一宦者回來奏說：「有個道人，在市上唱歌，唱的是建文的話，聽不甚分明，卻像有些關係的。」燕王即召李景隆來問。

景隆道：「臣已訪確，正要啟奏。當日他在南都市上，也曾唱個歌兒，巡城御史指為妖言，把他逐去。而今卻又來到這裡。」

燕王問：「汝記得否？可一一奏來。」景隆道：「現在唱的是：『迎建文，建文不可復，一劍下榆木。』百官萬民，個個耳聞目見的。在南都唱的是：『莫逐燕，逐燕日高飛，高飛上帝畿。』這些舊臣都還知道的。」燕王即刻會集群臣，問：「市上有個唱歌道人，爾等曾聽見麼？」諸臣皆奏：「是瘋癲的道人。」燕王冷笑道：「汝等要想建文復來的了。」各官戰慄無措，惕息伏地。燕王遂命景隆：「汝可速取瘋道人來，朕要問他。」

景隆如飛趨出。走到大街，恰好遇著，即令左右掖之而走。

不片刻，已到午門外。景隆奏過，燕王隨召至殿上。那道人面貌醜陋，衣服襤褸，光著頭兒，赤著腳兒，黑黑胖胖的模樣；向上看了燕王一眼，打個稽首，盤膝坐下。直殿武士大喝：「賊道無禮！」燕王道：「他是草野，那知朝儀？」命將錦褥賜之。

道人說：「貧道打坐，總在石上，不用這樣軟東西。」燕王道：「這也不強你。朕且問你，有無名姓？」道人答道：「只有半個名姓，叫做半道人。」燕王笑問：「是怎緣故？」道人說：「目今是半乾半坤、半陰半陽、半君半臣。半男半女的世界，連我也叫做半道人，是個半醉半醒的了。」燕王見說話有核，心中不憚，耐住了性，問：「前年在南都唱造謠言的，可就是你？」

道人說：「正是。我只有半個，那裡還有半個呢？」燕王道：「你把南都幾句謠言，解說與朕聽，自然有賞。」道人哈哈笑道：「我是許由，皇帝也不要做的，拿什麼來賞我？但我一片好意，原要人省得。即如當日貧道在南都唱的，是為建文；如今唱的，是為大王，建文君臣不能審我之言，以致君亡臣死；大王若不能審我之言，就是前車之轍了。」

燕王聽到這幾句話，便惕然道：「我今問你解說，就是要詳審其中意味了。若說得是，朕有個不從的麼？」道人道：「大王記得南都之歌，試念與我聽。」燕王命李景隆念了一遍。道人解道：「『莫逐燕』，『燕』即大王也，戒彼莫逐，逐則高飛；高飛不至別處而上帝畿矣。『上帝畿』，即大王入金川門也。這樣明白的話，直至國亡之後，尚無人解說得來，豈不可笑？」

燕王道：「這個話朕早已知之。我試以問汝耳。」道人說：「這樣說起來，如今的歌更為明亮，也不消貧道再解了。」便自起身趨出。燕王亟命景隆止之，條已不見。

燕王遂罷朝回宮。細想這謠言，所重在後句，那榆木自然是個地名，或榆木村，榆木社之類，是建文結局的所在，卻包藏著個隱謎在裡面。隨於半夜發出手詔與內閣，傳下戶、兵二部，著令順天、保定、河間各郡縣，要姓名有「榆木」二字的人，或音同字不同，或兩字顛倒的，一並送京。部文一下，各州縣胥吏人等就借為訛詐之具，凡姓餘、於、俞、魚的，姓穆、姓莫的，概行捉拿，總不曾輕放半個。只看如今封疆大吏，行個牌票出來，不過是才起的一點雲；到得由司發府下縣，就是風雨雷霆，一陣緊似一陣了。甚至毀牆敗屋，決堤拔木之事，往往有之。小民如何受得起？何況朝廷一紙詔書耶！

閒話休絮，且表這三府解送來的，一個姓俞名穆；一個是餘木匠；一個是漁翁改業，做了富翁，人稱他為「摸魚翁」；一個叫「榆木兒」，是他母親走在路上，產於榆木之下，取來為乳名的；一個秀才叫做於於木；又一個乞兒，叫做餘小摸；共是六人。燕王御便殿親自訊問，只取了榆木兒一名，隨授以中書職銜，又賞元寶二錠。那榆木兒始初不知何事，道是性命不保的，不料竟是這樣富貴起來。他平素原也乖巧，就磕頭謝恩，奏道：「臣係無能之人，蒙如此天恩，唯有殺身以報。」燕王大喜。

過了數日，召榆木兒進宮，賜之寶劍一口，諭道：「爾得此劍，可以封侯。試看劍上所鐫之字。」榆木兒仔細看時，近稜脊處，有『取建文繳』四個隸字，便跪下道：「臣理會得，但恐相遇，卻不認識。」燕王曰：「汝果盡忠於朕，朕自有道理。」

隨密宣胡濙、胡靖入宮，燕王曰：「召二卿來，要解半道人謠言之義。卿等必有所見，其悉心以奏。」二人見榆木兒在側，心中已喻，便奏曰：「陛下天縱神聖，謠言之中之要人已得，唯所使耳，即臣等亦曷敢不為主盡力？」燕王大悅，隨命賜坐，胡濙等固辭不敢。燕王曰：「爾等朕之股肱，視如一體，豈可外視朕躬耶？」乃籍地坐下。燕王曰：「朕欲遣卿等去訪一人，各寫在掌中與朕看同否？」二臣各背寫「建文」二字，燕王撫二臣之肩曰：「知我心也。但於明日早朝遣發時，是要訪求張三豐，卿等須會朕意。榆木兒可以作伴同行，朕已有密詔矣。」隨賜便宴，宴畢辭退。

次早燕王御殿，問君臣：「謠言內『一劍下榆木』句，是怎樣解說？」群臣皆叩首奏道：「臣等凡愚，其實不解。」胡濙出班奏道：「臣保舉一人能解其意。」燕王曰：「卿保舉何人？」胡濙曰：「只除非邇邇道人張三豐，可以解得來。」

胡靖奏道：「張三豐，高皇帝稱為仙師，能知過去未來，何況一句謠言？但不知隱在何方，須遣人四處訪之。」燕王曰：「但得到來，何論遲速？就煩二卿前赴名山勝境，遍求蹤跡，遇著之日，令地方馳驛送至闕下。」二人道：「臣等願往。」只見榆木兒俯伏奏道：「謠言中有臣小名，願奉陪二臣同去。」燕王道：「汝言良是。」三人即在丹陛叩辭。連夜束裝，前往兩浙、兩廣、巴蜀、雲南各省地方，去訪張三豐，實實去殺建文的。出都之日，忽見半道人手持拂子，立於三人馬前，舉手大笑道：「只我便是張三豐，爾等何必遠去尋訪呢？」三人相顧駭愕。

正是：要解謠言，三豐已在當前現；若猜隱謎，一劍還從何處歸？請看書者猜之。